宁波好书

老实巷的少年

——读范伟国《海上语丝》有感

严凤菊

范伟国的文章，在微信群里见过。前几日，他发了篇《钱湖》，说：东钱湖旅游少了几分人间烟火气。写得比较妥帖，忍不住评点了一番。作者见我喜爱文字，赠了《海上语丝》一书。这本书朴素的文字里蕴含的深刻哲理、深沉的人生感悟，很快使我有了一种认同感，拿起就放不下。

从作者的文章里看到，中山东路旁的老实巷24号，是他青少年时代的家。老实巷这地方我去过，印象中是一条窄窄的小巷，两边是旧式民居。说来他们家虽是天一阁范钦的后代，到他外公这一代已败落，外公曾以扫街的微薄工资补贴家用。父母早年离异，一大家子主要靠妈妈的工资生活。就文化素养看，外公没喝过几年墨水，妈妈只上过初小，至于他自己，读到初中毕业，由于“文革”没能升高中，去市郊插队成了知青。

宁波人中，像这样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有许多，为什么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他能比别的孩子走得远、登得高呢？随着书页的展开，我渐渐找到了答案。

书中有一篇《白帆布球鞋》，写的是作者读小学时羡慕同学有白帆布球鞋，就省下早上的大饼油条钱，好不容易买了一双，却遭妈妈误会，挨了重重的一记耳光。后来妈妈知道了原委，还是因为鞋子太高档，定要他去退掉。他不愿去，舍不得，难为情。但是当妈妈数落他不知苦难时，他退却了，想着：一个小男孩，帮不到妈妈，也撑不起家，就不给她添乱吧。于是一步一挪流着泪去“老三进”退鞋，并且从此把妈妈的责难“怎么一点都不知苦难”烙在了心里。一个才10多岁的孩子，知道识大体，能隐忍，这就有了做人的基本素质。

再说感恩。伯父送他一瓶可乐，他以一大段笔墨记叙它带给小家庭的欢乐。部门领导吕宪平老师曾帮他修改文章，并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他铭记在心。后恩师生病，他一晚辗转反侧，想汇钱资助。恩师去世，又写了情真意切的文章悼念。《宁波日报》老总编何守先，在作者入党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说了公道话，不仅让作者深受感动，还从此改变了他的处世为人，在其后担任领导职务的五六个单位里，他总是宽厚待人，能帮人家多少就帮多少。就连地铁站里小姑娘一句“你需要帮助吗”，都能把他感动得什么似的。作者在《感动》一文中说：“有了感恩的心，一定会幸福。这不仅仅是祝福，而是种规律。”在另一篇《废话论》中说：“你的所作所为，构成了你的人生轨迹……也就勾勒出你的发展空间与前景。”

书中有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题为《插秧的学问》，写的是作者当知青时和一位公社干部比谁插秧快。他和干部差不多同时插好秧跳上田埂，但仔细一看，人家插的是7枝，整整齐齐，没有一枝浮苗，而自己插的是6枝，还东倒西歪；这且不说，看公社干部挽起的白衬衫袖管上几乎没有一粒泥星。他不但在心里认了输，还说“他教我的东西，我用了一辈子：有空不妨多种一枝稻，泥土活也能做得很干净！”能看到对手的长处，能从小事启发自己认真做好每件事，这是很了不起的。做人能有这样的心胸，还怕处理不好人际关系！

在《端午断想》一文中，作者提及屈原和渔夫的问答时说：“老实地坦承，直到现在，我对那渔夫之词还颇为欣赏的。这水是清冽的，就用来洗洗我的帽纓；这水是浑浊的，用来洗洗我的脚也不错。我想，这不是很好吗，我不同流合污，不就行了吗……”既识时务顺势而为，又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底线；知世故而不世故，处江湖而远江湖；力求通晓于事理，畅达于职场。他又有诗曰：“黄梅云雨天难晴，喜悲在怀人易病。且将烦事付东水，心旷神怡气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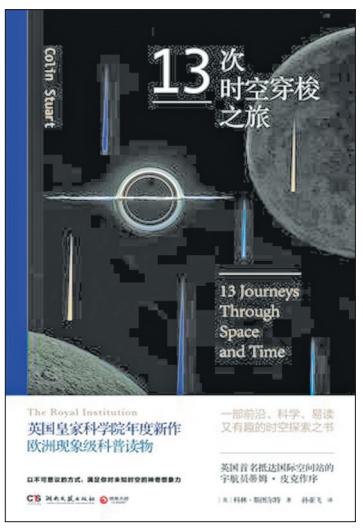
作者在《行动》一文中说：“也许是执着的坚持，成就了我。”范伟国曾两次面对职业选择，坚持与文字结缘，目不斜视走自己的路。透过《海上语丝》，我看到一个少年从窄窄的巷子走出来，越走越远，越登越高。能说这只是机缘巧合吗？

我们围坐篝火，仰望满天星斗

——读《13次时空穿梭之旅》

林颐

英国皇家科学院每年会定期举办科普讲座，这项活动从迈克尔·法拉第于1825年倡议举办以来，除了1939年至1942年因战争被迫中断，迄今已近200年。嘉宾皆为当世知名科学家，旨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激发公众的科学兴趣。《13次时空穿梭之旅》撷取那些主题与太空和时间相关的讲座，结集而成。编选者科林·斯图尔特本人就是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成员。



13次讲座，最早是1881年罗伯特·斯塔威尔·鲍尔爵士讲述的《太阳、月亮以及那些行星》，最晚是2015年凯文·方讲述的《如何在太空中生存》。编者通过清晰扼要的梳理，将近现代宇宙学的发展轨迹铺展在读者面前。初始围绕地球及其近邻，探讨银河系行星运转规律和“天外飞客”现象；渐渐向着更远的深处拓展，《太空遨游》《穿越时间与空间》等主题兴起；随后思考飞行器具，比如《时光机》；接着讲述宇宙结构，比如《宇宙洋葱》；21世纪的人类有了更大的信心，于是研究《在空间和时间中漫游》，还有《如何在太空中生存》。宇宙学的百年成就是全书的主体，不过，更吸引我的却是穿插在行文中的编者注释。

1885年，杜瓦爵士兴致勃勃地讲述《一颗陨星的故事》，讲述矿物成分、发射光谱等内容时，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暴露在放射性的环境里，放射性现象要到10年后才被发现；1977年，卡尔·萨根预言“系外行星”的存在方式，他言中了，第一颗绕着类日恒星旋转的行星在1995年被发现；1990年，马尔科姆·朗盖尔在描述宇宙的起源时，强调了宇宙中一定还存在着一类不可见的物质——暗物质。编者补充“暗物质”的存在，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

从以上举例可得，编者注释的目的是为了纠正早先的讹误或偏差，为了突出科学家的预见，为了说明某些观点目前还存在争议。站在21世纪的科学高地，回顾往昔，我们会意识到科学进展的速度一浪高过一浪。科普工作普遍面临着时效的挑战，没有人可以例外。

在编者没有列出注释的部分，这种情况同样存在。比如，有个流行的说法：“大爆炸是时间的开始。”1965年，以马丁·赖尔为代表的四位科学家在讲座中就主张了这个观点。但是，如果时间有起点，大爆炸为什么要在138亿年前的那个点发生呢？加拿大物理学家李·斯莫林在他的著作《时间重生》中提出一个挑战性的观点，认为时间之河在大爆炸之前仍然流动，只是流向过去而已。同样类似的，我看到尼尔·约翰逊在1999年的讲座《时间究竟是什么》里，进行了有关时间旅行的“祖父悖论”的现场模拟：如果回到过去杀了祖父，那么自己就会消失；如果自己已经消失，那么是谁杀了祖父？这个有名的科学悖论，逻辑相互矛盾，约翰逊以此为据反对时空倒流。但是，如果放弃线性的时间观念，在我们看不见的额外维度，在弯曲的时空里，会不会遇见另一个自己呢？

有关“暗物质”的检测，如今其实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8年至2013年，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运行，美国天体物理学家丽莎·兰道尔在她的“宇宙三部曲”著作中，结合实验的最新进展，从对撞机相互作用着的粒子的有趣迹象之中，观察它们能否为隐藏其中的引力与其他相互作用力的潜在本质提供重要的线索。粒子物理学家们在微观世界里有了新的发现，隐形的暗物质可能正是具有合适属性的新型粒子。2015年12月17日，中国成功发射“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表明我们向着宇宙探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们的祖先曾围坐在篝火旁，仰望满天星斗。从那时起，人类就对浩渺苍穹产生了向往，每一代人的努力就是给这堆篝火增加燃料，映照更加辽阔壮美的夜空。

品 鉴

积极的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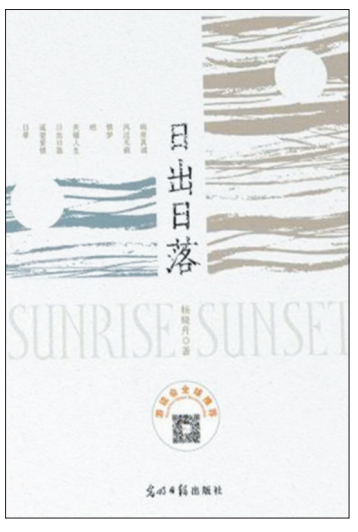
——由《日出日落》想到的

周琪美

《日出日落》是作家杨晓升的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其中的文章很有趣，不论是处女作《真诚》，或是其早期创作的《夹缝人生》《遥望爱情》等，还是近期创作的《日出日落》《病房》《疤》等，都颇吸引我。本书是作者在不同年代不同境遇下的产物，似杂烩，更是年代线索——这些作品既有对都市人生的讲述，又有对乡村图景的刻画，生动的故事背后，是作者对社会生活变迁及人间百态的思考。

这让我想起了电影《芳华》。《日出日落》与《芳华》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人物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不适——这种不适类同于晕车，迫使主人公走向悲剧结局，同时也让读者头昏脑涨、潸然泪下。“《芳华》中的女兵们尽管对刘峰这个老好人都是在品行上赞赏和拥戴的，但作为择偶，她们只会屈从雌性集体潜意识。”这是严歌苓受《道德动物》一书的启发，对女性心理和行为的推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刘峰是弱者，一个积极的弱者。而杨晓升笔下的人物亦是积极而悲剧的弱者——《夹缝人生》中的沈党员，《日出日落》中的巫青文，《真诚》中的欢欢、大伟……无论身在城市还是乡村，这些处于不同岗位但都勤勤恳恳的人总是悲剧的宠儿，这是故事情节所需要的，而在我看来，人物自身性格才是其悲剧的内因。

这又让我想到了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写作在普希金的时代就有，代表作为《驿站长》，它叙述了一个忠厚善良的小人物维林辛酸悲惨的一生，作者往往会在小人物的身上寄予深厚的同情。而杨晓升《日出日落》中的巫青文也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在潮汕落后的村寨，巫青文以种地瓜为生，闲时为人油漆家具，与妻子珍珠育有六个子女。生活不阔绰但也谈不上凄苦，可自从妻子离家后，他得独自照料子女，还得为弟弟巫青武的婚事担忧。当巫青文如愿以偿地让弟弟娶上妻子后，弟弟和弟妹又抛弃了巫青文一心守护的家。大女儿大妹期盼着上学，却因母亲不在家而不得不放弃学业料理家务。巫青文后来松口让大妹去考初中，无奈落榜，在家庭与村庄的双重压力之下，大妹毅然出走，前往大城市务工。大妹可以说是传统生活中出逃反抗较为成功的典型，而母亲珍珠则不然。她因丈夫巫青文的暴力对待而离家出走，又落入了前夫胡汉三手中。三年后，珍珠欲返回家中，但巫青文碍于颜面，又因深信二人不能复合的签诗，从而导致了珍珠自杀的悲剧，也由此进一步造成了巫青文生存的困境。家庭的重担是巫青文悲剧命运的开端，彼时落后的社会环境又为这悲剧提供了沃土，而巫青文性格上的缺陷亦为悲剧的生长洒下甘霖。他吃苦耐劳、孝顺，苦心经营自己的家庭，虽胆小又好面子，但不得不说他的身上有着那个年代农民所拥有的美好品质。这是一个积极的正面人物，同时也是悲剧的主人公，这就是故事矛盾冲突的发生点，也是紧紧揪着读者心绪的地方。《日出日落》的结尾写道：“从此，巫青文便更加孤独了。寨仔山村和四乡邻里的父老乡亲遇上婚丧嫁娶，也不再请巫青文到自己家去油漆家具了。”“不再油漆家具”又是一重打击，暗示着此后生活的困窘。



杨晓升对其笔下的人物进行了精彩的讲述，呈现给读者一幅小人物的悲剧画卷。例如《遥望爱情》中守着虚情假意的柳、强、鹏以及梅，《疤》中沉浸在艳遇里的贾增城，《风过无痕》中渺小的山娃……不论在哪一个故事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杨晓升不再是写报告文学时严肃的他，而是充满温情、真诚的作家杨晓升。即使是大悲剧，也能泰然处之，以平和的语调缓缓道来，这怕也是写作报告文学的经历带给他的独特经验。

作家杜卫东先生在评价这部作品时说：“他（杨晓升）书写的人性深处有闪光质地”。诚如其所言，人物鲜活、故事生动是《日出日落》外在的装饰，故事中人性深处的闪光质地才是最为深刻的存在。这也就是前文提及的“积极的弱者”。有趣的是，“积极”与“弱者”之间看似矛盾，但杨晓升塑造了一个个现实的生存环境，融合了这种矛盾。

荐 书

《《李煦四季行乐图》丛考》

作者	扬之水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7年12月

本书是扬之水女士综合各种信息和资料对《李煦四季行乐图》一画进行严谨考证的成果。作者以细腻、精致的文字，不仅对其“类别、图式形成、名称叫响、题材兴盛与发展演变、构图要素”进行宏观考证，而且还对“此图细部的解析与鉴赏、友朋题赞，再到对画作者李煦的生平”进行微观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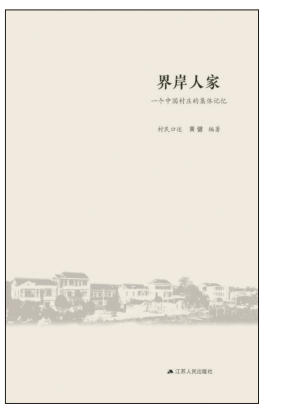
考证需要十足的耐心，叙事需要优美的文笔，当《李煦四季行乐图》邂逅扬之水，一段妙不可言的故事便拉开了序幕。历史、文物与文学在同一个时空交汇，扬之水引领读者以一种别样的方式领略古典真貌，品尝文字滋味。“《行乐图》绢本，设色，画心长六米五九，宽六十厘米。从右向左，依次为春夏秋冬。起首依时序自是春景。水边绿柳红桃，花外微露石桥一角。对岸桃柳掩映中草屋两楹，门前高高挑出一个酒望子。主人骑白马，戴纬帽，著蓝袍，带系解食刀。”透过作者的只言片语，画中景物人事想必已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读者的心中。

一幅画，一段史，一人生，一场梦。在扬之水看来，《行乐图》的绘制，意在彰显主人公的儒雅风流。的确，李熙官场生涯的精彩程度，倒足以与“行乐”两字匹敌。李煦在康熙朝任苏州织造30年，这期间先后8次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又有康熙南巡几番接驾之殊遇。光这一履历，足以印证其不凡的人生。潇洒自在，风行雨散，润色开花，自有一种品格，也自成一番乐趣。

本书是扬之水“落花深处”名物研究历史典藏系列中的第一本，旨在“小名物，深研究，大制作”。

（推荐书友：郑从彦）

《界岸人家》



作者	黄健
出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17年8月

界岸人家，是当地人的自称，位于张家港一条圩岸的两侧。原本聚居了百多户农家，几百年来，沧海桑田，如今岸基已尽数淹入河心，居民也都搬去了镇上。所剩下的，唯有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情愫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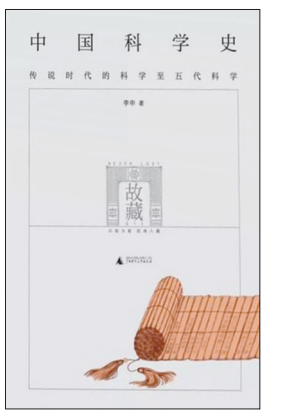
作者黄健，深恐母土就此湮没，后代无根可忆，在退休后耗费3年，采访了44位村民。作者根据他们口述的尘封已久的往事，编录成这本《界岸人家：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

本书以年代为序，共四章，在“民国旧事”中，或忆名门望族，或叙旧时习俗，或叨传闻逸事。“公社岁月”讲分田租地，讲艰难时世，那时的人们真会为了像李贵才老人说的“一碗腌菜放不放油”而决裂，直到读书当兵看见新希望。“改革年代”讲那时村干部的廉洁、敬业与朴素，也讲奋斗逐梦的经历，在钱贵贤老人身上可以看到第一代下海者的缩影。真正享福还是在“陌生未来”，界岸人家有养老金度日，年终还能分红。

或许是口述之故，这部江南人家的变革史透着亲切，令人心生无限感慨。黄健曾说写作本书是“为古老家园唱一首怀旧的歌”，诚然，书中言及之事已一去不复返，人类只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黄健出身贫农家庭，本书所记有意引导人们对“三农”问题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思考。

（推荐书友：阿迟邦崖）

《中国科学史》



作者	李申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8年1月

《中国科学史》洋洋洒洒78万字，引经据典，考证严谨，我想这就是厚重的“史的味道”。全书包含从传说时代直至清代的科学内容，涵盖历法、气象学、农学、医学、数学、音律学、生物学、天文学，还有天体结构论、阴阳五行说、同类相动到天人感应说、炼丹术、巫术等。

每个时代的科学都有其局限性，未必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与西医相对的中医，经常被认为不是科学。作者认为，在医学领域，如何治病可以说是技术，但引起疾病的原因，却是纯粹的科学问题。中医提到的七情，是中医对于人类医学的重大贡献。西方医学，特别是西方发展出近代医学以来，情感因素导致的疾病长期被忽略，至少是不被重视的。然而心理学发展以来，心理疾病已经被认为是疾病中的一大病种。而由情感变化导致的疾病，不仅有心理的，也有生理的，且心理和生理的疾病往往会相互影响，互相转化。而这些原理，中医早就发现了。

也许我们发现了起点，但远未知道终点在何处。我们处于历史长河中的其中一段，所代表的是这个时代的科学，我们所能做的，是记录之前、研究当下。

（推荐书友：王文洁）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文学港 2018年第3期

好看	你有一封鸡毛信	赖赛飞
	用沉重的挽歌再一次拉响警报（简评）	南志刚
小说	小许和赖文（中篇）	旧海棠
	雪样动物（短篇）	小 昌
	归去来（短篇）	欧阳德彬
诗歌	山水相对论（组诗）	李郁葱
	精神病（组诗）	郭 靖
散文	浣纱传奇（下篇）（甬城笔记专栏）	柯 平
	昨非散记（八题）	昨 非
评论	一段浓缩了的情感体验	贺绍俊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